

侗台语言的系属和有关民族的源流

梁 敏, 张 均 如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摘要: 侗台语族包括壮泰、侗水、黎和仡央四个语支, 共约二、三十种语言。它们分布在东起中国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 西至印度阿萨姆邦, 北到四川的金沙江, 南抵泰国南部的一大片互相毗连的地区。总人口约有五、六千万之多。这些语言的语音结构相似, 语法体系大致相同, 同源词较多。无疑, 它们有着亲密的同源关系。语言、人文、历史等事实证明侗台民族的先民过去曾在广西和云南东南部、贵州南部、广东西部一带长期居住, 滋生繁息, 后来因为战乱和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区域而迁徙到海南岛、越南北部、泰国、老挝和印度阿萨姆邦等地。

关键词: 侗台语; 起源; 系属

中图分类号: H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263(2006)04-0008-19

一 前 言

在亚洲东南部和中南半岛(也称印支半岛)一带, 具体地说, 就是东起我国广东省的西南部和海南岛, 西达缅甸的掸邦和印度的阿萨姆邦, 北至四川省和云南省边境的金沙江, 南抵泰国南部、马来半岛中部, 广袤数千公里的地区中, 分布着三十来种彼此差别不大的语言。

首先注意到这些语言互相接近和有关民族的亲缘关系的是欧美的一些学者和传教士。例如十九世纪英国人柯奎翁从我国的广东省出发直到缅甸德曼德勒进行考察, 并将沿途的见闻写成《在掸族中》一书, 说他所经过的地方都居住着泰族。美国的威克·杜德牧师在 1823 年的著作《泰族》(The Tai Race)中拿广西邕宁县一个村庄的壮语跟标准泰语作比较, 在 250 个词中, 有 196 个词是相同的, 达 78.4%, 而把不同的 54 个词跟云南省文山一带的壮语比较, 又有三分之二是相同的。这比我们用壮语北部方言武鸣话跟标准泰语比较的结果——同源词占 64.74%还要高出不少, 因为邕宁和文山等地的壮话均属壮语南部方言, 与泰语相同的词汇更多一些。

我国语言学家李方桂先生在 20 世纪三、四年代广泛地调查了壮、傣、侗、水及国外的泰语和白泰、黑泰等语言之后, 正式给这些语言命名为“侗台语族”。当时, 他没有把黎语归入“侗台语族”。1954 年, 罗常培、傅懋勤先生这个语族下面又分为壮傣、侗水和黎三个语支^[1]。

二 侗台语言的分类和有关民族的分布、自称及其人口

全国少数民族语言工作者经过近 50 年的调查、研究之后, 已经基本摸清国内、外侗台语言的情况, 对它们的分类也日趋完善, 现将分类情况表列于后:

作者简介: 梁敏(1926-), 男(壮族), 广西邕宁人, 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民族语文; 张均如(1929-), 女, 北京人, 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民族语文。

台语支——包括国内的壮语、布依语、傣语、临高语和国外的泰语、老挝语、掸语、石家语、土语、依语、岱语、黑泰语、白泰语、坎梯语和已趋于消亡的阿含语等。

侗台语族 侗水语支——包括侗语、仂佬语、水语、毛南语、莫语、佯黄语、拉珈语、标语等。

黎语支——包括黎语、村语。

仡央语支——包括仡佬语、拉基语、普标语、布央语和越南北部的拉哈语等。

人们对这四个语支和各语言认识的深度并不一致。学者们首先注意和研究最深的是台语支，其次是侗水语支和黎语支。仡央语支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才识别、建立起来的。这几个语支间的关系也不一样。台语支和侗水语支之间的关系最密切，它们的同源词比较多，同源词之间声母、韵母、声调的对应关系相当有规律，可以构拟出它们的共同原始母语的声、韵、调系统来。而黎语支和仡央语支之间以及他们与侗台语言之间同源词较少，语音对应规律不太明显。

各族自称、分布及其人口（以 1982 年我国人口普查结果为依据，没有民族成分的根据当地政府或本民族人士提供的情况推算）：

壮族在各地有许多不同的自称，广西北部地区的壮人多自称 $pou^4\epsilon uen^6$ （或 $pou^4tsu:\eta^6$ ）“布壮”，西北部自称 pu^4jai^3 （或 $pu^4?jui^4$ 、 $pu^4?i^4$ ）“布依”、 $pu^4ma:n^2$ “布蛮”、 pu^4rau^2 “布饶”（“自己人”之意）、中部和南部自称 pau^4to^3 （或 pou^4tho 、 $kən^2tho^3$ ）“土人”、广西西部和云南东部自称 $phu^3noŋ^2$ “布依”（德靖土语、砚广土语）、 phu^3dai^2 “土佬”（文马土语）等（壮族的自称多达二、三十种，具体名称及分布情况详见梁敏《论西瓯、骆越的地理位置及壮族的形成》一文）。 pu^4 、 pou^4 、 phu^3 是指人量词“个”，引申为“族、人”。建国后，经协商统称“壮族”。壮族总人口为 1337 万，在广西聚居的达 1232 万人，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的约有 77 万人。

布依族自称 pu^4jai^3 （或 $pu^4?jui^4$ 、 $pu^4?i^4$ ）“布依”、 pu^4rau^2 布饶”、 $pu^4ma:n^2$ “布蛮”等（与广西西北部的壮族自称相同），过去史志上多称“仲家”，建国后改称“布依”。总人口为 212 万，其中聚居在黔西南布依族自治州的约有 72 万人，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约有 91 万人。

傣族自称 phu^3tai^2 ，各支系还有 $tai^2nə^1$ （或 tai^2na^1 、 $tai^2lə^1$ ）“傣那”、 tai^2tau^3 “傣德”、 tai^2lu^4 “傣泐”、 tai^2la^2 “傣拉”、 $tai^2tsuŋ^6$ “傣仲”、 tai^2jun^2 “傣爱”等自称。傣族总人口为 83 万，其中聚居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约有 22 万，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有 23 万，其余散居在云南省的四十多个县内。

临高人没有自称，各地多按居住区域称为“临高人”、“琼山人”、“澄迈人”。在琼山县秀英乡、长流乡一带也有自称为 $?aŋ^3be^3$ “村人”的。（ $?aŋ^3$ 或读 $?oŋ^3$ ，是表示“人”的词头， be^3 是“村子”的意思，与临高话的 vo^3 是同一个词），这就是萨维那所用 Ong-Be “翁贝”一词的由来。临高人估计有 60 多万人，主要居住在海南岛北部的临高县、琼山县、澄迈县和儋县，其中在临高县的就有 30 多万。

侗族自称 kam^1 （或 $kjam^1$ 、 $təm^1$ ），各地基本一致。侗族总人口为 140 多万，主要聚居在贵州、湖南和广西三省（区）交界的十多个县内，其中，贵州约有 85 万，湖南约有 32 万人，广西约有 23 万。

仂佬族自称 mu^6lam^1 ， mu^6 是仂佬语“人”的量词。在罗城下里一带也有自称 $kjam^1$ 的，和侗族的自称相同。 lam^1 和 $kjam^1$ 可能同源。仂佬族总人口为 9 万多人，主要聚居在广西罗城仂佬族自治县，但日常仍使用仂佬语的大约只有四万人左右。

水族自称 $?ai^3sui^3$ ，各地一致， $?ai^3$ 是“人”的量词。水族总人口约 28 万，其中聚居在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的有 14 万多人，在荔波县、都匀县和榕江县的各 2 万多人，在广西也有数千人。

毛南族自称 $?ai^1na:n^6$ 或 $ma:u^4na:n^6$ ， $?ai^1$ 是“人”的量词， $ma:u^4na:n^6$ 过去也又叫毛难，是从“茆滩”或“茅滩”的地名转变而来的。毛南族总人口约三万八千人，主要聚居在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上南、中南和下南乡一带。

佯黄人自称 $?ai^1ra:u^2$ ，意为“咱们的人”或 $?ai^1thən^2$ “六洞人”。 $?ai^1$ 是“人”的量词， $thən^2$ 是地名，即“六洞”。佯黄的人口估计约有 2 万人。主要分布在贵州平塘县和惠水县。

莫人多姓莫，故自称 $?ai^3ma:k^8$ ，汉称“莫家”。李方桂先生曾经写过一本《莫话记略》加以介绍（当时李先生没有提到锦话）。目前人口估计约为 16000 多人，分布在贵州省荔波县的阳凤、甲良、播尧等乡、镇。锦人自称 $?ai^1təm^6$ ，其人多姓吴，也称“吴家”。人口约三千，集中居住在贵州省荔波县播尧乡的太阳、者村、豆村等十几个村庄。过去有人认为莫话和锦话是相近的两个语言。后经我们研究所的杨通银同志调查、研究，认为莫人和锦人的生活习惯完全相同，莫话和锦话的差异并不大，它们应该是同一种

语言的两个方言。本文据此予以更正，统称莫语，人口共计两万左右。

拉珈人自称 lak⁸ca³，意为“住在山上的人”，民族成分是瑶族的一支，约有一万多人，主要聚居在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县城和六段、长峒等地。拉珈人与其他瑶族同胞的生活习惯不同，他们多住在山冲、田坝周围，以种植水稻为生。他们的历史传说与盘瑶也不相同，他们没有过山榜、盘王牒和盘瓠的故事。其语言应该是侗台语族侗水语支的一个独立语言。

标人称自己讲的话为“标话”（ka:ŋ¹peu⁵或 ka:ŋ¹pa:u⁵“讲标话”），因以为名。估计约有六七万人，主要聚居在广东省怀集县的诗洞、桥头、大岗、闸岗、梁村和封开县的金装、七星等地。

黎族自称 lai¹（各地有 tlai¹、təai¹、dai¹、thai⁴等不同读音），不同支系的人还有 ha³“俸”、gei⁴“杞”、moi¹fau¹“美孚”、hju:n¹“本地”等自称。黎族总人口约 81 万，主要聚居在海南省中、南部五指山区的几个县内。

仡佬族因方言不同而有不同的自称，如 klau⁵⁵、qau³⁵、ʔa⁵⁵ɣvu⁵⁵、ha⁵³kei⁴²、to³¹ʔlo³³等，这些自称可能有同源关系。据 1978 年的人口统计，仡佬族约有 26000 人，1982 年统计约有 50000 人，在 1990 年的统计中，人口猛增至 432997 人，原因是原来报作汉族的仡佬人，纷纷要求恢复民族成分的结果。据史志记载仡佬族曾经是一个分布范围相当广阔、人口兴旺的一个古民族。后因被汉族同化，人口锐减，现在民族意识增强而要求恢复民族成份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目前能说仡佬语的，不超过一万人。在贵州省麻江、凯里、黄平、福泉、都匀等县（市）自称 qa²⁴o⁵³“嘎窝”或 a³³yo³³“阿窝”的“木佬人”（据 90 年代的统计，约有 30000 人）和在四川省南部古蔺县和贵州毕节县一带山中自称 gau¹³的“羿人”约有 3000 人，它们的自称和语言跟仡佬族基本相同，可能是仡佬的支系。但他们的语言已濒临消亡，现在连个发音人也不易找到（见薄文泽的《木老语研究》）。

拉基人分布在我国云南省马关县南劳乡、仁和乡、夹寒菁乡、小坝子乡和金厂镇的部分村庄以及与之毗邻的越南北部的曼蓬、曼邦、曼优和曼美等边境地区。总人口约为 9000 左右，其中居住在越南境内的 7000 多人大都使用拉基语，而在国内的 1500 多人中，只有金厂镇的花拉基（约有 250 人）仍部分地使用拉基语，其他支系的人均已改用汉语。拉基人是周围汉、壮等民族对他们的称呼，“拉基”一词可能来自拉基语 la³³ki²⁴“我”的读音。实际上他们的自称是 li¹³pu³³lio³³，下面还分七个不同的支系，即 li¹³pu³³tiō³³“黑拉基”、li¹³pu³³pō⁵⁵“白拉基”li¹³pu³³ke⁵⁵“红拉基”、li¹³pu³³ŋ³³tso⁵⁵“花拉基”、li¹³pu³³te³⁵“口袋拉基”（其人外出时，常带着一个口袋）、li¹³pu³³pi⁵⁵“长毛拉基”（留长头发）、li¹³pu³³teio³³“汉拉基”（可能因为他们汉化的程度较深）。

普标人自称 qa⁰biau³³。周围的汉、壮等人民则称之为“普标人”，（phu³“普”是傣语和当地壮语的人称代词“个”）。普标人分布在我国云南省麻栗坡县铁厂镇的一些村庄和越南北部边界的钝土、普高、普腊、普棒、马弄等村庄中，共 457 人。其中在国内的 307 人，百分之七十以上都不会说本民族语言了，在越南的约 150 人，大部分仍说普标语。

布央人分布云南省广南县底圩、八宝及富宁县谷拉乡俄村一带以及广西省那坡县龙合乡和坡荷乡的部分村庄，总人口约 3000 多人。广南底圩一带的布央人自称 pa³³ha³³“巴哈”，但用汉语则说是“布央”，他们居住的村子也叫“央连”。富宁俄村一带的布央人自称他称都叫“布央”。广西那坡县的布央人自称 je³⁵jon¹²“耶容”，因为他们头帕的图案与瑶人相似，50 年代在确定民族成分时，被误会而定为“土瑶”^[2]，李锦芳则称之为 ia³³lon⁵³“亚郎”^[3,4]。

拉哈人分布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北部的老街省和山萝省，在老街省的自称 la³¹ha³³ʔon³¹，即“水哈拉”，在山萝省的自称 laha phlao，即“汉拉哈”，共 1394 人（1991 年的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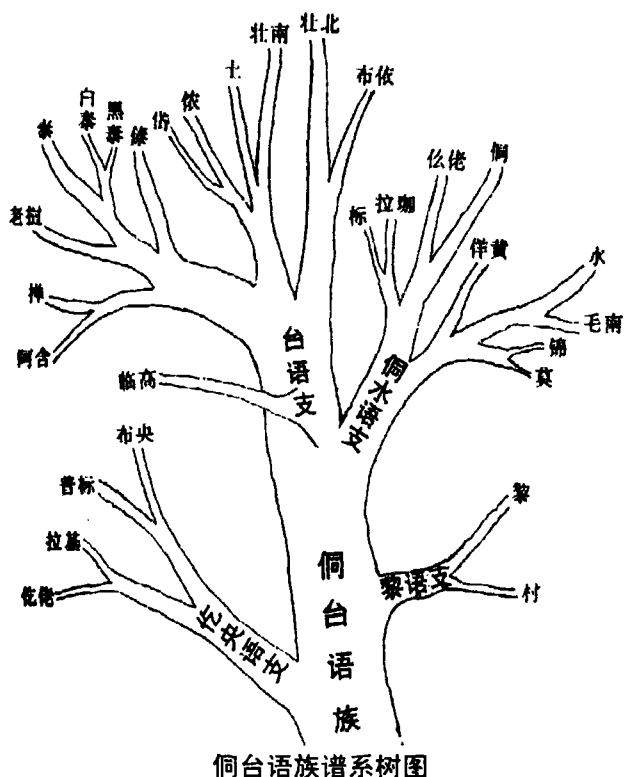
台语支国外部分的人口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据澳大利亚出版的《世界语言分布地图集》中《东南亚大陆（南部）》一图的作者布莱德雷（Bradley）的说明估计，说台语西南支的总人口为 5187 万多人，其中说泰语的为 1900 万人，说老挝语的为 2050 万人，说掸语的 225 万，说黑泰、白泰等语言的共约 125 万人。

三 侗台语言的系属和有关民族的源流

侗台语族各语支、语言分布的地域往往相距上千或数百公里之遥，但为什么这些语言的音韵系统和语法、词汇却那么相近和相似呢？使用这些语言的民族、人群的文化和风俗习惯又是那么接近呢？例如我们用曼谷泰语与武鸣壮语相比，在 200 个基本词汇中，相同的占 64.74%。如果拿泰语跟龙州壮语相比，同源的就会超过 70% 以上。他们之间有没有诞生和繁衍的比较集中的共同地域？后来又如何迁徙，逐渐形成目前这种分布格局的呢？近一、两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进行过不少研究和探索，但结论并不一致。对这些民族的起源、迁徙、分布等问题有南来说、北来说和本地土著等几种看法。

持北来说的如拉古伯里、戴维斯、吴迪和杜德等人的“阿尔泰-川陕-云南-中南半岛”的说法。我国学者吕思勉在他的《中国民族史·粤族》中也说：“此族之始似居中央亚细亚高原，后乃南下，散居于亚洲沿海之地。”法人鄂卢梭在《安南民族志起源》一文中说：“公元前 33 年，楚国灭了越国，越国诸部从此离散，各自东西，其中有沿海南迁至广西及东京平原一带者。”徐松石先生的《粤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壮族粤族考》也说壮人、泰人均源于古苍梧族，后来才逐渐南迁到广西、泰国等地。持南来说的如（泰）萨颂·素旺那颂汶，他在上世纪 60 年代在暹罗协会上提出了这一看法。他根据泰人和印尼人的血型极其相像而断定泰族起源于印尼各岛和马来西亚，以后逐渐迁入昭披耶河流域，有的又北上到中国云南省^[5]。持土著说的如英国人柯奎翁，他在从我国广东省到缅甸曼德勒考察之后所写的《在掸族中》一书，认为泰族起源于中国南部广东、广西、云南等省及东南亚北部和印度的阿萨姆邦这一大片地区^①。泰国西里叻医学院解剖系医生、考古学家素·仙威迁通过对在北碧府大小桂河两岸挖出的 37 具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遗骸和现代泰人遗骸的研究对比，认为两者“完全是一致的”，因而认为“现在泰国的土地也就是史前泰人祖先生息的地方”（泰）素察·蒲媚波里叻《探索泰族的历史》、（泰）素集·翁帖《泰人不是从哪里来的》等文章也都持现代的泰人就是当地原生土著的主张^[5]。

我们俩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参加壮侗诸语言的调查、研究时起，就很关心这个问题，并积极收集有关语言、历史、人文等资料，进行对比研究，略有心得，先后写了一些文章。如《侗泰诸族的源流》、《临高人——百粤子孙的一支》、《从饮食文化看壮侗诸族的亲缘关系》、《黄道婆究竟向谁学艺？》、《仡央语



群的系属问题》、《侗台语族概论》、《论西瓯、骆越的地理位置及壮族的形成》、《原始侗台语构拟中的一些基本观点》、《从汉台语言的数词是否同源说起》等来探讨这些问题。我们主张侗泰诸族的绝大部分都源于西瓯、骆越，并曾比较集中地、长期地在广西和云南东部、广东西部、贵州南部等地居住，孳生繁息。直到几千年以前才逐渐分离，分散到各族目前居住地点的。因有关的论述很多、也太分散。所以本文把它们归纳起来加以阐述，以便读者阅读参考。

前面所列本语族各语支、语言的分类表是比较概括的，对这些语支、语言分离的层次没有清晰地表现出来。语言学界在论及某些有发生学关系的语言时，通常用语言谱系树来表示这些语言间关系的亲疏及其分化的层次。现结合前人和我们自己研究的成果，依据各语言关系的亲疏，把侗台语族各语支、语言用谱系树的方法图示如左图：

① A. R. Colquhoun, *Amongst the Shans*, London, 1885. 其观点见本文“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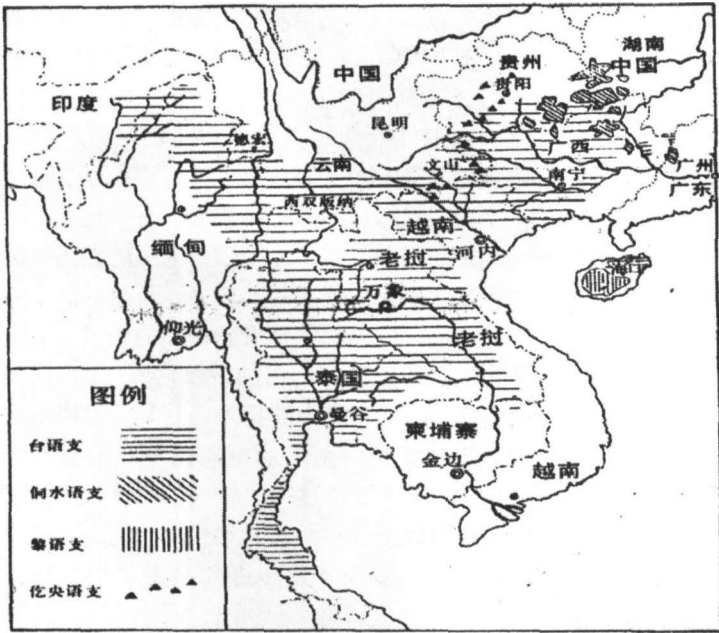
语言谱系树分类法具有直观、形象的优点,使人一眼就可以看清楚某些语言间的亲疏及其发展的情况。它的主要缺点是把语言的发生、进化、发展的途径过分简单化,使人们觉得所有有亲属关系的语言都是从一个统一的母语逐渐分化出来的,甚至会简单到认为这些语言都是从一个基本相同的部落语言或者是一对夫妇那里分化下来的,正如一棵大树是从一粒种子的胚芽长出来的一样,这棵树上每个枝条的叶子、花蕾都具有相同的遗传基因,变异是很有限的。与之相适应的人类发生学是把所有人种都说成是一百几十万年前非洲某地一个女人所生的后代。我们认为人类本身和人类的文明都是多源的。就拿中国人的人种、文化来说也是多源的。从考古学的成果来看,黄河流域固然是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但除黄河流域以外,长江流域、东南沿海、西南地区 and 北方地区也有许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这些地方出土的文化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虽有一定的联系和共同特性,但更多的是他们自身的特点,正如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说的那样:“中国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支蜡而像满天星斗,虽然各地、各民族跨入文明门槛的步伐有先有后、同步或不同步,但都以自己特有的文明组成,丰富了中华文明,都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6]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马家浜文化等都发现于百越民族分布的地区,这些文化有联系,也有区别,可见它们反映的是不同人群的文化。百越的语言,甚至同是源出西瓯、骆越的壮侗诸族的语言原先就不是完全一致的,相同的部分是主要的,但也有不同的部分。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它们互相影响,部分地同化、融合,但仍各自保留着一些原先就不相同的成分,甚至有些原来彼此相同的成分,由于受到其他语言(具体地说如汉语)影响的程度不同或由于自身发展规律的某些差异而产生了分歧,形成了或亲或疏的不同关系,亲者就成为一种语言或一种语言内的不同方言,较疏的就成为同一语支的不同语言,再疏一些又成为同一语族内的不同语支。我们认为,百越文化从一产生就是多源的,语言的产生也应该是多源的,所以语言谱系树的发展观点不符合侗台诸语言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多源的、平缓散漫河流式的发展模式”也许更符合我国南方尤其是侗泰诸民族语言的实际情况。具体说就是这些语言具有很多源头,但这些源头都发源于一片毗连的区域,相同的人种、相近似的气候和自然环境使它们具有不少共同的特点,但也有某些各自的特点,在发展过程中彼此不断地交叉、接触,程度不同地、部分地汇合,有些交融的程度深一些,有些相对地保留自己的特点多一些。然后又分成许多支派(语支、语言)继续往前流淌,在前进的过程中还可能跟其他地方流来的河渠(其他语系、语族的语言)交叉、汇合。总之,在语言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同语族诸语言的发展变化是复杂的。有些变化会留下某些痕迹,细心考察是能够辨认的,有些却很难确认,我们进行比较研究,要探索、构拟某个历史阶段的母语,大概也只能解决大量语词中原先相同的一部分语词的问题,对原先并不相同的语词和其他语言特点,是无能为力的。

四 侗泰诸族的摇篮

前面说过中外学者对侗泰诸族的来源有几种截然相反的看法,有北来说、南来说和土著说。我们是主张土著说的,但和美国学者柯奎翁及泰国学者素·仙威迁、素察·蒲媚波里仞、素集·翁帖等人的意见并不一样,我们认为侗泰诸族主要是源于西瓯、骆越这两支文化和语言互相接近、在地域分布上稍有不同但又往往交错、重叠的种族集团。西瓯在广西中部、北部和贵州南部一带,骆越在广东西部、广西南部、云南东部和越南北部的一些地区。这片互相毗连的地区位于云贵高原东南方,南面滨海,西北高而东南低,属丘陵地带。河谷纵横,气候温湿多雨、夏季炎热、冬无严寒,宜于稻作,并有鱼盐之利,从远古时候就有人类在这里生息活动。

《侗台语族语言分布示意图》描绘的是侗泰诸族目前分布的状况,他们分布在东起我国海南岛,西达缅甸的掸邦和印度的阿萨姆邦,北至四川省和云南省边境的金沙江畔,南抵马来半岛的中部,广袤数千公里。这种分布格局是历来如此的吗?如果是的话,这些民族之间为什么会有许多共同的文化和生活习惯,如水稻种植、住干栏房、文身等等。他们语言中的音韵结构、基本词汇和主要的语法现象又为何会那么相同、相似呢?我们认为侗泰诸族的先民原先都发源于广东西部、广西、贵州南部和云南东部这一片互相毗连的地区,并长期在那里滋生繁息,只是在几千年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才逐渐迁徙,分散到海南岛、中南半岛(即印支半岛)、我国云南和缅甸掸邦、印度的阿萨姆邦等地。正因为他们彼此分离

的时间有早有晚，所以他们语言中所出现的相同的语词和特点大都是他们分离前就已经产生和存在的成分。下面分别介绍有关民族在不同时期分布、迁徙的情况和当时社会、语言发展的特点。



侗台语族语言分布示意图

褐色的夹砂粗陶和石斧、石锛、矛、杵、石砧、网坠等石器或骨器。在一些遗址中还发现了以屈肢蹲葬为特点的葬制。1965年在桂林市郊发现六十余处洞穴遗址。1973年对独山甑皮岩进行试挖，除罐、釜、钵、瓮和三足器等陶器及斧、锛、杵、砧等石器和骨器外，同样也发现许多屈肢葬和二次葬的遗骸。据碳14测定甑皮岩遗存的年代约为公元前9360±180年至公元前4000±90年（前者的检测物是贝壳，后者的检测物是木炭，结果不太一致）^[7]。约五万年前的贝丘遗址和约一万年前的桂林甑皮岩发现的屈肢蹲葬和二次葬的葬制与广西目前仍然盛行的捡骨葬的葬制很相似，它们之间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8]。

在广东南海县西樵山广泛发现典型的双肩石斧、椭圆形和梯形石斧、扁平石锛、双肩长石锛、有段石锛、铲、长身矛、三角形镞、刮削器、敲砸器、穿孔石饰及陶器等，经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4170±140年至公元前3710±125年，曲江县石峡文化遗址除发现丰富的石器、陶器外，还发现了栽培稻的实物，年代约为公元前3000-2000年，在肇庆附近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除大量石器、陶器外，还发现了干栏房的木桩遗迹。

广泛存在的丰富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充分证明这一地区早就有人类存在了，而且从人种的相似和葬制、干栏住房的传承关系来看，侗泰诸族的先民和新旧石器时代在这一带生息活动的人们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说侗泰诸族的先民是广东西部、广西、贵州南部和云南东部这片地区的原生土著。当然，这并不排除他们中也有一些外来的成分。

（二）黎族先民的迁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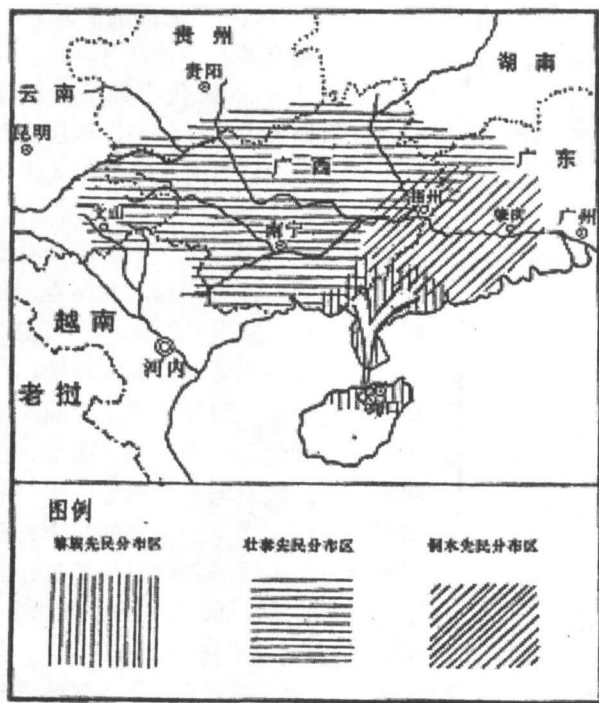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大概距今五千年的时候，侗泰诸族的先民已经初步形成壮泰、侗水和黎三个不同的民族集团。壮泰诸族的先民聚居于这片地区的西部、北部和中部，侗水诸族的先民聚居于这片地区的东南部，而黎族的先民聚居于雷州半岛一带，正好处在壮泰和侗水两个民族集团之间偏南的滨海地区。大概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时候，黎族的先民才越过琼州海峡迁徙到海南岛的北部地区。（《黎族先民迁徙路线图》见下页）

有关考古、文化和语言方面的证据：

1. 在海南岛发现的石器、陶器与广东大陆，特别是广东南部湛江地区发现的很相似，有肩、有段式的石器和夹砂粗陶比较普遍^[9]。

① 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

2. 从地名用字上考察，俵黎支喜欢用抱某、报某、保某、宝某、打某等地名，杞黎支多用番某、什某等地名。其中“抱、报、保、宝”都是俵黎语“村子”(bou³)的对译，如抱由村、抱显村、宝芳村等；



黎族先民迁徙路线图

“番”也是杞黎话“村子(fa:n¹)”的对译，如番茅、番道等，“打”和“什”都是“田”(ta²)的对译(海南汉话“什”念ta)，如打空、什运等。在海峡北面这类地名日前仍保留不少，史志上记载的就更多。例如，广东南部徐闻县的抱金营、保绿村，海康县的保六仔、包金，湛江的抱睦、抱寮，高州的保黎，电白的保田，信宜的保城，化州的包山等。以蕃、番命名的，如湛江的蕃昌，电白的番交麻，化州的番昌，信宜的番稿坑、番房洞，博白的番壁，廉江的番水车，徐闻的番拔园，灵山的番木麓村等。黎族从雷州半岛等地迁往海南岛后可能在岛北的文昌、琼山、临高等地居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所以这些地方还保留了许多黎族地名^[10]。在临高人和汉人迁来之后，黎族才逐步进入并定居于五指山地区。

3. 黎族的先民在四千多年前还处在原始社会的时候就从大陆迁往海南岛，由于社会形态和生产还处在比较落后的阶段，因此在语言中，除

日、月、水、人、猪、狗、鸡、鸭、蚊子等最古老的语词与同语族诸语言相同较多外，亲属称谓和农业、手工业等有关的语词还没有产生或者还没有大量产生，所以黎语这些语词大都与本语族其他语言不同，彼此的同源词只有百分之二三十。当时侗台语族的母语还没有声调，量词也还没有产生，声调和量词是在黎族迁离大陆之后，黎语和壮、侗诸语言分别发展起来的。所以目前黎语的声调跟壮、侗诸语言只有A调类相对应的较多(A调相当于汉语的平声，本语族诸语言A调类的字都是最多的)，其他各调就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黎语的量词跟本语族其他语言相同的也很少，只有“天(日)”、“捧”、“圈”等兼类量词相同^[11]。语言发展的情况与社会发展的情况及考古学方面的发现是大致相符合的。

4. 在黎族迁往海南岛的时候，侗泰先民的语言并不是混然一体、毫无差别的，各语支之间已存在一些分歧，黎族先民正好处在壮泰和洞水先民之间。和壮泰先民、洞水先民都有接触来往，所以有些语词跟台语支相同而跟侗水语支不同，也有一些刚好相反，与侗水语相同而与台语支不同。例如：

	壮语	傣语	黎语	侗语	水语
舌头	lin ⁴	lin ⁴	li:n ³	ma ²	ma ²
星星	da:u ¹	da:u ¹	ra:u ¹	saet ⁷	zət ⁷
草木灰	tau ⁶	tau ⁶	tsu ² tau ³	phuk ⁹	vuk ⁷
糠	yam ²	ham ²	gom ⁴	pa ⁶	fa ⁶
多	la:i ¹	la:i ¹	la:i ¹	kun ²	kun ²
抬	ya:m ¹	ha:m ¹	tsha:m ¹	tun ¹	tjun ¹
跨	ha:m ³	xa:m ³	hja:m ²	ja:p ⁹	ta:p ⁸
红	din ¹	den ¹	de:n ³	ga:n ³	la:n ³ (佻佬)
尾巴	yiən ¹	ha:n ¹	tshut ⁷	saet ⁷	hət ⁸
满	yim ¹	tim ¹	thi:k ⁷	tik ⁹	tik ⁷
下(山)	yon ²	lun ²	lu:i ¹	lui ⁶	lui ⁵
舂(米)	tam ¹	tam ¹	tshe:k ⁷	sa:k ⁹	ha:k ⁷

(三) 临高人先民的迁徙

临高人的先民大概在我国春秋、战国之际(约公元前500年)从广西东南部和雷州半岛一带迁往海

南岛北部、黎族先民则逐渐从海南岛北部进入五指山区，壮、泰、侗、水诸族的先民仍分别聚居在广东西部、广西、贵州南部和云南东部的不同地区。当时壮、泰诸族内部已经发生分化，操壮语北部方言的壮族先民和布依族的先民居住在广西中部、北部和贵州省的南部及云南省东部偏北地区；操壮语南部方言的壮族先民和傣、泰、老挝、掸的先民居住在广西南部及云南东部偏南的地区；侗、水诸族内部也已分化，侗、佤族的先民居住在广东西部和广西东部西江、浔江流域地区，而水、毛南、莫、锦等的先民居住在广东西部偏南的滨海地区；临高的先民在迁往海南岛之前正好住在壮、傣先民和侗、水先民的中间，与壮、布依、傣、泰的先民，以及侗、水先民都有较密切的关系。

有关历史、文化和语言方面的证据：

1. 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攻占海南岛，设立儋耳、珠崖郡的时候，临高人早就定居在海南岛北部一带，而且农业、手工业的生产已具相当水平了。故《汉书》卷二十八下记载：当地“民皆服布，穿中央为贯头，男子耕农，种稻禾苧麻，女子桑蚕织绩，无虎与马，民有五畜，山多麋麇，兵则盾刀弓弩竹矢，或骨为镞”。这段话所描述的就是临高人当时的生活状况。因为“桑蚕织绩”是临高人先民

的传统副业^[12]，而黎族人民直到本世纪 50 年代还没有人从事种桑养蚕的。临高人的先民从大陆迁来时就带来了壮侗诸族较先进的织染技术，琼山话的织布机叫 *dək⁸*，卷纱筒叫 *lut⁷*，线叫 *moi¹*，蓝靛草叫 *tsam²* 跟壮语都是同源词。当时，临高人先民的织造技术已相当高明，织出的广幅布很受汉王朝的赏识^①。

2. 据史书记载，海南岛从来没有老虎，而澄迈、琼山的“临高话”中不但有老虎 *zuu¹* 一词，而且语音跟壮语南部方言的 *lu¹* 和傣语 *so¹* 泰语 *suw¹* 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肯定是同源词（壮语北部方言管老虎叫 *kuk⁷*）。又如临高人的地名冠首字除跟壮泰诸族相同的那（*nia²*“水田”）、博（*pak⁷*“口”）、兰（*lan²*“房屋、姓氏”）外，还喜欢叫武（*vo³* 或 *bo³*“村子”，与壮泰语的 *ba:n³* 对应，韵尾失落，同属第 3 调）、迈、美（*mai⁴*“母”）等，这种地名在海峡北面保存下来的也不少，如徐闻县的迈垌、迈谷，海康县的迈战、万泥等，这都证明临高人的先民是从大陆迁往的。

3. 在临高人的先民迁离大陆之前，原始侗台语已经产生声调，当时临高先民的语言已有 A、BC、D 三个调类（临高话的 BC 调至今也没有分开）。壮侗其他语言的 B、C 两个调类是临高人迁离以后才分开的，所以，目前临高语与其他语言的声调对应是：

- | | | | |
|--------------------|---------------------------------------|--------------------|---------------------------------------|
| 临 A ₁ | ~ 侗、台 A ₁ | 临 A ₂ | ~ 侗、台 A ₂ |
| 临 B C ₁ | ~ 侗、台 B ₁ 和 C ₁ | 临 B C ₂ | ~ 侗、台 B ₂ 和 C ₂ |
| 临 D ₁ | ~ 侗、台 D ₁ | 临 D ₂ | ~ 侗、台 D ₂ |

4. 临高人的先民离开大陆时，原始侗台语的量词已处于萌芽状态。临高语表示动物和人的量词 *hu²* “个”与侗台诸语言的 *tu²*、*to¹* 同源，动量词 *foi²* “（·）次”和侗泰诸语言的 *pai* 同源。兼类量词同源的

①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按珠崖郡治在今琼山县遵潭乡东潭村，当地及周围向为“临高人”住地。

更多一些,如 hap⁷“担”、kup⁷“捧”、hui⁴“碗”、hoŋ³“桶”、vai²“年”、ven²“天”等。

5. 临高人的先民属壮泰种族集团的一部分。所以临高语中与台语支相同的语词比它与侗水语支相同的多一些,但由于他们在大陆居住时,与侗水诸族毗邻而居,接触较多,所以临高语也有一些语词只跟侗水语支相同而跟台语支不同。例如:

	壮语	傣语	临高	侗语	水语	黎语(保定)
肉	no ⁶	nə ⁴	nan ⁴	na:n ⁴	na:n ⁴	gom ⁴
脊背	laŋ ¹	laŋ ¹	loi ²	la:i ²	la:i ¹	tsu ² tshuŋ ³
问	sa:m ¹	tha:m ¹	tɔi ³	ca:i ³	sa:i ³	ga:m ¹
重	nak ⁷	nak ⁷	xɔn ¹	than ¹	zan ¹	khuun ¹
轻	bau ¹	bau ¹	xɔ ³	tha ³	za ³	khaui ³
满	yim ¹	tim ¹	dik ⁷	tik ⁹	tik ⁷	thi:k ⁷
冬瓜	fak ⁸	pak ⁸	kup ⁷	tup ⁹	zup ⁷	hwu:p ⁷
苎麻	da:i ³	pa:n ⁵	kan ¹	a:n ¹	sa:n ¹	kha:n ¹

6. 在临高语只跟台语支相同的语词中,也有一些词是只跟壮语南部方言和傣语、泰语相同,而跟壮语北部方言和布依语不同的;另一些却相反,只跟壮语北部方言和布依语相同而跟壮语南部方言和傣语、泰语不同(临高语没有送气塞音声母,这一特点也跟壮语北部方言及布依语相同);另外,还有一些语词临高语只跟水语相同而跟侗语不同。这些例子说明在距今大概二千五百多年,临高人迁往海南岛之前,壮语北部方言跟南部方言及傣、泰等语言之间和侗语、仡佬语跟水、毛南等语言之间都存在相当差异。

临高语与壮、布依及与壮南(侬、土)、傣、泰异同不一的词:

	壮(龙州)	傣(版纳)	泰语	临高	壮语(武鸣)	布依
天	fa ⁴	fa ⁴	fa ⁴	fa ³	bun ¹	bun ¹
昨(天)	-va ²	-va ²	-wa:n ²	-va	-luən ²	-lu:n ²
衣服	tu ³	sə ³	suə ³	zua ¹ (琼山)	pu ⁶	pu ⁶
老虎	tu ¹	sə ¹	suə ¹	zua ¹ (琼山)	kuk ⁷	ku ⁷
放置	peŋ ⁶	va:ŋ ⁶	va:ŋ ²	bian ³	sueŋ ⁵	tso ⁵
(猪牛)圈	ku:k ⁸	xok ⁸	kho:k ¹⁰	luk ³	yieŋ ⁶	zu:ŋ ⁶
臼	kjuk ⁸	xok ⁸	khrok ⁸	hok ⁸	yum ¹	zum ¹
相互	to ²	kan ¹	kan ²	kon ²	to ⁴	tun ⁴
搓(绳)	phan ³	fan ³	fan ³	bon ³	sa:t ⁷	sa:t ⁷ ;lan ²
翅膀	pik ⁷	pik ⁹	pik ⁹	bik ⁷	fueŋ ⁸	vu:t ⁸
稀泥	mo:n ⁶ lai ²	lum ⁵	din ² khlo:n ²	boŋ ²	poŋ ²	na:m ⁶ tuŋ ⁵
竹笋	no ⁵	no ⁵	no ⁵	naŋ ²	ya:ŋ ²	za:ŋ ²
砍	ba:k ⁷	fan ²	fan ²	dam ⁴	ya:m ³	za:m ³
(刀)快	kum ²		khom ²	lou ⁴		yau ³

也有一些词,临高语与水语相同,而与侗语不同,可见在临高人迁往海南岛之前,侗语与水语已有相当差别。临高人与水族的先民都住在沿海地区,关系更密切一些。例如:

	侗语	临高	水语
大虾	no ² ,toŋ ⁶	tsiam ²	ta:m ⁴
螃蟹	tai ⁶	xum ²	ka:m ⁶
脖子	nən ²	ko ²	qo ²
嘴	?əp ⁷	bak ⁷	pa:k ⁷

(四) 侗水诸族先民的迁徙

隋唐时,侗族和仡佬族的先民就从广东西部和广西东部一带经过梧州沿桂江和浔江、柳江向西北迁徙,经广西罗城等地到达贵州榕江一带,然后逐渐分散到湘、黔、桂三省(区)边区各县,逐渐发展成今天的侗族。其中,有一部分人在广西宜山、罗城一带留下来,在那里定居。后来就发展成今天的仡佬

族。仡佬语跟侗语是比较接近的。罗城下里一带的仡佬族自称 $kjam^1$ ，与侗族的自称 kam^1 或 tam^1 基本相同，就是一个证明。

水族的先民后来也从海滨一带沿着柳江、龙江向西北迁徙，一部分人在广西环江县名叫茅雍的地方停留下来，逐渐发展成今天的毛南（毛难）族。其余的人继续北上，到达贵州的荔波县和三都县，在荔波的发展成今天的莫家和锦人，在三都的发展成今天的水族。另外，还有一小支往西到达平塘县和惠水县的一些地方，逐渐发展成今天的佯黄人。水、毛南等先民的迁徙大约持续到宋代才完成。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的拉珈人大概是六七百年前才从广东西部怀集、封开一带经梧州、藤县、蒙江到达平南一带，后来才进入金秀瑶族自治县，发展成今天的拉珈人（自称 $lak^8 ca^3$ ，意为“住在山里的人”，民族成分是瑶族，又称茶山瑶）。

有关历史、文化和语言方面的证据：

1. 隋唐文献中多称湘、黔、桂边境羁縻州所属地区为峒或溪洞，直到现在侗族地区不少村寨仍保留“峒”或“洞”的名称。侗族就是由“峒人”和“洞人”等称谓演变而来的。

2. 侗族地区流传下来的长歌《祖公上河》说：“我们祖先住的地方，气候暖和，地势平坦，后来人口繁衍了，田地不够种。公公去寻吃，婆婆去找穿，从梧州那里迁到潭溪、九保地方……（潭溪、九保，元、明两代属外古州，在今榕江、黎平一带）。另外，《祖源》歌中说：“我们的祖先不是住在别的地方，正是在那梧州的沙洲旁，人口逐渐发展，村庄住满了，粮食不够吃，大家才离了家乡，造只船儿撑上河来，来到办逛（地名）石姓住罗（地名）杨姓住我（地名——今贵州榕江车江一带，属内古州）。”

3. 水族鬼师祭“谷种”的咒语中提到祖公随河上来时，从海边带来了谷种。按水族习俗，在老人死后未葬之前，丧家及亲属忌荤吃素，但鱼虾不忌，并以鱼为必需祭品，宴客时鱼也是不可少的，这可能是他们在海滨地带生活的遗俗。

4. 水语虾、蟹的名称与临高语同源，而与本语族其他语言不同，可见他们曾生活在同一滨海地区，有过相当密切的接触来往。另外，侗、水语言都有一批词跟临高语、黎语同源而与壮、泰语言不同源（见上节），足证他们过去接触往来较多。

5. 多数拉珈人都说祖先原住广东猪儿巷，后被汉人驱赶，先到广西梧州，再迁到藤县蒙江流域居住，后来又被官兵追赶迁到平南县琉璃、利两等地，最后才进入金秀县的（另外也有人说是从湖南迁来的，但都带上一个小地名“猪儿巷”）。据《明史》和《粤西丛载》等汉文史籍记载，从明太祖洪武八年（1375）起，尤其是从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到明世宗嘉靖十八年（1539）这一百年间，明朝统治者就先后派遣韩雍、王守仁、蔡经和翁万达等人对藤县、平南等县对壮、瑶人民进行多次征剿，这跟拉珈和其他瑶族的传说可以互相印证^[13]。加上他们从广东西部迁到藤县一带的时间，大约也就是六七百年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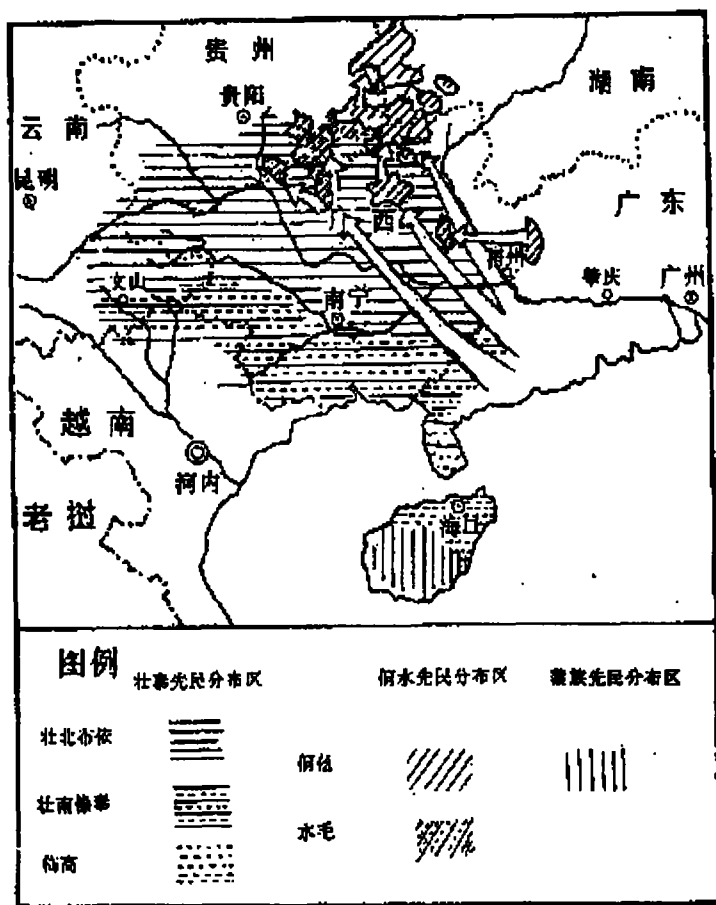
6. 拉珈人（即茶山瑶）跟盘瑶和坳瑶（均属勉瑶系统）不同，他们没有作为瑶族主要特征的盘瓠传说，也没有过山榜、盘王牒。他们原属稻作民族，尽管被迫迁入金秀县山区，但他们都占住山冲谷地，仍然开垦水田，以种植水稻为主。

7. 拉珈人的先民大概原住广东西部怀集、封开一带，与现在仍然滞留在怀集县诗洞、永固、大岗、梁村等乡，及封开县金装、长安七星等乡讲“标语”的人毗邻而居，交往的时间更长一些。所以拉珈语与标语有一批语词如 $liek^8$ “房屋”、 puk^7 “脚”、 tsi^1 “我”等几十个词彼此同源而与壮、侗等语言不同源^[13]。

8. 侗水诸族先民北迁始于隋唐（公元 600—800 年），水、毛南等西迁约于宋朝（公元 1000—1100 年）才完成。拉珈先民西迁可能更晚些，约在元明之际（公元 1300—1400 年）。但这并不是说侗水语支的语言与壮泰语支的语言是在那时才分开的。事实上，当侗水诸族先民仍在广东西南部居住时，甚至在石器时代晚期（距今四五千年），黎族先民越海南迁，和临高先民南迁（距今约 2500 年）时，侗水语支和壮泰语支就已分离，有相当差别了（见本章第二、三节词汇的差异）。

（五）傣、泰、老挝、掸、阿含诸族先民的迁徙

傣、泰、老挝、掸、阿含诸族先民是在多次移民的浪潮中，经过越南北部、老挝北部和云南边境地区往西迁徙的，他们首先到达泰国北部和缅甸掸邦一带，在那里定居繁衍。后来有一部分人逐渐向北沿着澜沧江和怒江（萨尔温江）进入我国云南省南部的西双版纳地区和西南部的德宏地区，并逐步往内地扩散，逐渐发展成我国的傣族；一部分人向西北方向迁徙到达印度的阿萨姆部发展成为阿含人、逐渐发



侗水诸族先民迁徙路线图

《安帝本纪》载：“永宁元年（公元 120 年）十二月，永昌徼外掸国遣使贡献。”《舜帝本纪》载：“永建六年（公元 131 年）……十二月，日南徼外叶调国、掸国遣使贡献。”当时距秦始皇平南越已三百多年。掸、泰先民迁到泰、缅边境，在永昌徼外建立起掸国是有可能的。

2. 唐肃宗至德初年（公元 756 年）西原州黄峒（今广西左江一带）壮族先民因不堪唐王朝的剥削压迫，在首领黄乾曜号召下，联合了陆州、武阳、朱兰、黄橙等一百余峒人民二十余万起义反抗，历时四年之久^①。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 777 年）西原州人民又在潘长安领导下起来反抗唐王朝的统治，占地“南距雕题交趾，西控昆明夜郎，北自洎黔巫衡湘”，号称“安阳王”^②。稍后，在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 794 年）西原州黄峒人民又在首领黄少卿领导下进行规模更大的起义，曾占领广西南部 and 广东西南部一十八州^③。西原州壮族先民这三次大规模的起义持续了百年之久。唐王朝把西原州人民起义镇压下去之后，采取“讨平峒穴，驱杀黄氏种党”的高压政策，而当时南诏正与唐室修好，在唐朝和南诏的双方压迫下，越南中部地区又是安南人的强大国家。南迁是不行的，黄峒党众唯一的遁逃处只有越南西北部、老挝北部和暹国北部一带地区（当时越南西北部地区并不是安南人的势力范围，直到近代法国人侵略支那半岛后，安南人首先臣服于法国，法人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才强迫老挝把越南西北一带地区割让给安南）。这是泰、老挝先民第二次大规模的外迁。

3. 宋朝皇佑三年（公元 1052 年）侬智高以广源州（今广西大新县及越南北部一带）为根据地起兵反宋，后来宋朝派大将狄青率大军南下征剿。皇佑五年正月上元节宋将偷袭昆仑关，大破侬军，侬智高率众败走大理，被大理主思廉所杀，函首送至京师。侬智高余党既不为大理所容，只好向西南逃往老、

展成我国的傣族；一部分人向西北方向迁徙到达印度的阿萨姆部发展成为阿含人、坎梯人；另一部分人向南经湄公河和湄南河逐渐进入泰国中部、南部和马来半岛北部地区，发展成泰国的主体民族；原来住在越南北部和老挝北部的一些泰、老先民也逐渐南下进入老挝南部和泰国东北部地区，后来就发展成今天的老挝族，逐渐形成这些民族目前分布的格局。

有关历史、文化和语言方面的证据：

1. 秦并六国、一统中原后，派军五十万征越，可是在西瓯君译吁宋被杀之后，越人并没有屈服，“皆入丛薄中，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骜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④。

秦兵素以残暴称著，长平一役，秦将白起就坑杀了赵国的降卒四十万，那么在消灭瓯骆的有生力量之后，岂能善罢甘休，不大肆屠杀掳掠？这场战争和后来的镇压必然引起瓯、骆地区的大骚乱，导致人民大量外迁。

我国史书对掸国最早的记载是《后汉书·和帝本纪》：“永元九年（公元 97 年）春正月，永昌徼外蛮夷及掸国重译奉贡。”

① 《淮南子·人间训》。

② 《新唐书》卷 222 下《西原蛮传》。

③ 《渤史》记载：“叭真生四子长子甸怱伶，食采于兰那；次子甸侯悻，食采于猛交；三子甸伊杭冷，食采于猛老；四子甸，后继父为景陇金殿国佛主。”

④ 韩云卿《唐大历平蛮颂碑》（谢启昆《粤西金石略》卷 1）。

泰边境一带。这是泰、老先民第三次大规模的外迁。另外，历代由于部族之间的纷争或寻找更富庶、适宜居住的环境而零散地外迁的人也不在少数。例如分布在越南北部宣光、安沛、太原、河北、富寿、永福等省的高栏族就是明末从广东高州、雷州、钦州等地迁去的^①。越南境内自称布依、布依、布袋等的族群也多是二三百年来迁去的^②。

4. 据我国史籍记载、唐宋以前傣族的先民如掸、金齿等先民主要是分布在永昌（今云南保山）和日南徼外，包括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部分地区和缅甸木邦、孟密、蛮莫和老挝、越南北部等地，而不是在云南内地。公元6世纪后，金齿各部有了较大的发展，7世纪时在瑞丽一带建立了“勐卯国”^③。以后通过战争不断向东、向北发展，占据了其他民族的住地。见于史籍的如《元史》第61卷《地理志》云：开南州（今景东）“昔朴、和泥二蛮所居也……至蒙氏兴，立银生府，后为金齿、白蛮所陷，移府治于威楚，开南遂为生蛮所据。”又云：“威远州（今景谷）昔朴、和泥二蛮所居……其后金齿、白蛮酋阿只步等夺其地。”包见捷《緬略》（见《续系·典故》第5卷）：“（洪武）二十一年正月，思伦发复叛，并吞孟定（今耿马县孟定坝）孟良、孟养、噶里（今缅甸北部孟拱附近），潜通东川、芒部、广西等府，出他郎甸之摩沙勒（今新平莫沙坝），沐英遣都督宁正击破之。”《英宗实录》第43卷：“（正统三年六月己未）云南总兵官黔国公沐晟等奏，麓川（今瑞丽勐卯）宜慰使思任发累侵南甸（今梁河）、干崖（今盈江）、腾冲、潞江、金齿（金齿原指德宏一带的少数民族，后兼作地名）等处，上勅臣等相机抚捕。”

麓川思氏数代领主向云南内地扩展的战争，有些虽被历代王朝“击破”，但他们所到之处都留下不少军民。所以这些地方的傣族多传说他们的祖先是来自麓川（或勐卯）一带迁来的。

滇南的情况也一样，当傣族首领叭真入主动勐建立景陇金殿国时（傣历502年，即公元1180年），兰那（泰北景迈）、猛交（即越南北部，旧称交趾）、猛老（老挝）等地都在景陇国的版图之内^④。可见滇南一带傣族原来的根据地主要是在云南境外的緬、泰、老、越毗连的地区。后来才通过战争等手段向北扩展的。例如勐海县曼真、曼拉闷、曼费、曼赛等寨的傣族群众都说勐海原来是爱尼族的地方，他们的祖先是通过战争和计谋夺取这些地方建立起版纳勐海的^⑤。

西双版纳一带的克木人和布朗人都流传他们族人过去被傣族上司征服和部分族人被驱赶到老挝等地的故事^⑥。

孟连、景谷、耿马和金平等地的傣族人民也都传说他们的祖先是来自中越、中老边境一带迁来的。此外，还有一些傣族人是被其他民族徙置或因逃避兵燹而迁到内地的^⑦。

5. 从语音结构和词汇异同的比例来看，傣、泰、老、掸内部是相当一致的，所以李方桂先生把它们都归在台语西南支里面，其实这几种语言和壮语南部方言龙州、德保、靖西、文山、广南等地的壮话（李先生称为台语中支，自称 tho^3 和 $noŋ^2$ 的语言）也比较接近，甚至比壮语南部方言和北部方言（自称 $tsu:\eta^6$ 、 $ʔjai^4$ 、 $ma:n^2$ 等）的关系还要接近一些。壮语南部方言和傣、泰、老、掸诸语言都有送气音声母，而壮语北部方言和布依语都没有送气音声母，也是一个例证。

此外，还有一批语词，傣、泰、老、掸诸语言跟壮语南部方言相同而跟壮语北部方言和布依语不同，例如：

	布依	武鸣	龙州	泰语	傣语
天	bun^1	$bu:n^1$	fa^4	fa^4	fa^4
上面	kun^2	kun^2	nu^1	$nuə^1$	$nə^1$
下面	la^3	la^3	tau^3	tai^3	tai^3
衣服	pu^6	pu^6	tu^3	$suə^3$	$sə^3$
老虎	ku^5	kuk^7	tu^1	$suə^1$	$sə^1$
鹿	ma^4lo^2	ma^4lok^8	$kwa:\eta^1$	$kwa:\eta^2$	$kwa:\eta^1$

① 莫俊卿《越南的高栏族》。
② 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第23页。另一说“勐卯国”建立于10世纪末^②。
③ 《勐史》记载：“叭真生四子长子甸悻悻，食采于兰那；次子甸悻悻，食采于猛交；三子甸伊杭冷，食采于猛老；四子甸杭冷，后继父为景陇金殿国佛主”。
④ 《西双版纳勐海经济情况调查资料汇编》（下）第38页。
⑤ 《傣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第4、5页。

枕头	su:i ²	θuəi ²	mo:n ¹	mɔ:n ¹	mɔn ¹
头	təu ³	ɣau ³	hu ¹	huə ¹	ho ¹
穿(衣)	tən ³	tan ³	nuŋ ⁶	nuŋ ⁶	nuŋ ⁶
他	te ¹	te ¹	min ²	man ²	man ²
麻	da:i ⁴	da:i ³	pa:n ⁵	pa:n ⁵	pa:n ⁵
竹笋	za:ŋ	ɣa:ŋ	no ⁵	nɔ ⁵	nɔ ⁵
昨天 ^①	nvaŋ ² li:n ²	noŋ ¹ luən ²	.van ² va ²	muə ³ wa:n ²	van ² va ²
埋	mɔ ³	mok ⁷	phan ¹	fan ¹	fan ¹
黄牛	cie ²	su ²	mo ²	wuə ²	ho ²
一	deu ¹	deu ¹	ne:ŋ ⁶	nuŋ ⁵	nuŋ ⁶
种(树)	dam ¹	dam ¹	plo:k ⁹ (邕宁)	plu:k ⁹	puk ⁹
黄色	jen ³	he:n ³	lɔ:ŋ ¹	luəŋ ¹	lɔŋ ¹

6. 在傣、泰、老、掸诸族先民西迁时，畜牧业、农业、手工业生产和社会都已相当发达，所以这些语言和壮语有关的同源词比较多。例如（按泰语词拼写，有个别是白泰语的词）：

(1) 有关农作物和种植业的同源词：

稻米 kha:u ³	种子 fan ¹	秧苗 kla ³	稻草 fa:ŋ ²	稻穗 ruəŋ ²	谷壳 kle:p ⁹	小米 fa:ŋ ³
薯类 man ²	芋头 phuwək ⁹	蔬菜 phak ⁷	黄瓜 te:ŋ	芥菜 ka:t ⁹	豆荚 fak ⁷	甘蔗 ʔɔi3
棉花 fa:i ³	兰靛 khra:m ²	园子 suən ¹	芭蕉 kluəi ³	田垌 thuŋ ³	畲地 rai ³	种植 phu:k ⁹
犁 thai ¹	耙 phə ¹	浸泡 ma ⁵	沟渠 muəŋ ¹	插秧 dam ²	生长 ma ³	田 na ²

(2) 有关渔猎和养殖业方面的同源词：

打猎 phjau ¹	弓弩 na ³	船 ruə ²	鱼 pla ²	龟 tau ⁵	鱼网 he ¹	鱼篓 khəŋ ³
木筏 phe ²	螃蟹 pu ²	蛙 kop ⁷	蚌 hɔ:i ¹	麝(小兽) hen ¹	猿 kha:ŋ ³	鸭 pet ⁷
虾 kuŋ ³	猴子 liŋ ²	熊 mi ¹	鹅 han ⁵	水獭 na:k ¹⁰	箭猪 men ³	
蛇 ŋu ²	猪 mu ¹	鸟 nok ⁸	豺狼 nai ²	鸡 kai ⁵	水牛 khwa:i ²	

(3) 有关手工业、器物、建筑方面的同源词：

织布机 hu:k ⁹	卷纱筒 lɔ:t ⁹	织(布) tam ⁵	线 mai ¹	缝衣 jep ⁸	搓绳子 fan ³	绳子 tshuwək ¹⁰
带子 sa:i ¹	针 khem ¹	铸造 lɔ ⁵	劈 pha ⁵	刀子 mi:t ¹⁰	砧板 khieŋ ¹	鞘 fak ⁷
臼 khrok ⁸	锋利 khom ²	门 tu ²	斧子 khwa:n ¹	柱子 sau ¹	舂米、杵 sa:k ⁹	竹蔑 tɔ:k ⁹
房屋 ruən ²	渡口 tha ³	梯子 dai ²	簸箕 doŋ ³	路 hon ¹	筛子 kruŋ ¹	编织 sa:n ¹

(4) 有关亲属等称谓的同源词：

祖父 pu ⁵	祖母 ja ³	外祖父 ta ²	外祖母 ja:i ²	父亲 phə ⁶	母亲 me ³	孩子 lu:k ¹⁰
小孩 dek ⁷	姑娘 sa:u ¹	小伙子 ba:u ⁵	兄、姐 phi ³	弟、妹 mɔ:ŋ ⁴	侄、孙 la:n ¹	女婿 kha:i ¹
伯父、大舅父 lun ²	伯母、大舅母 pa ³	儿媳 phai ⁴	曾孙 len ¹	主人 tsau ³	奴隶 kha ³	

(5) 有关贸易方面的同源词：

卖 kha:i ¹	买 tshu ⁴	贵 phe:ŋ ²	便宜 thu:k ⁹	称 tshaŋ ³	债 ni ³
----------------------	---------------------	----------------------	-----------------------	----------------------	-------------------

从广西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壮泰民族传统文化比较研究》卷2前面所附的彩色图片来看，壮、泰人民的干栏房和生产、生活用具、文化、娱乐等方面相同之处很多，也可以作为佐证。

(六) 壮、布依先民的分布和迁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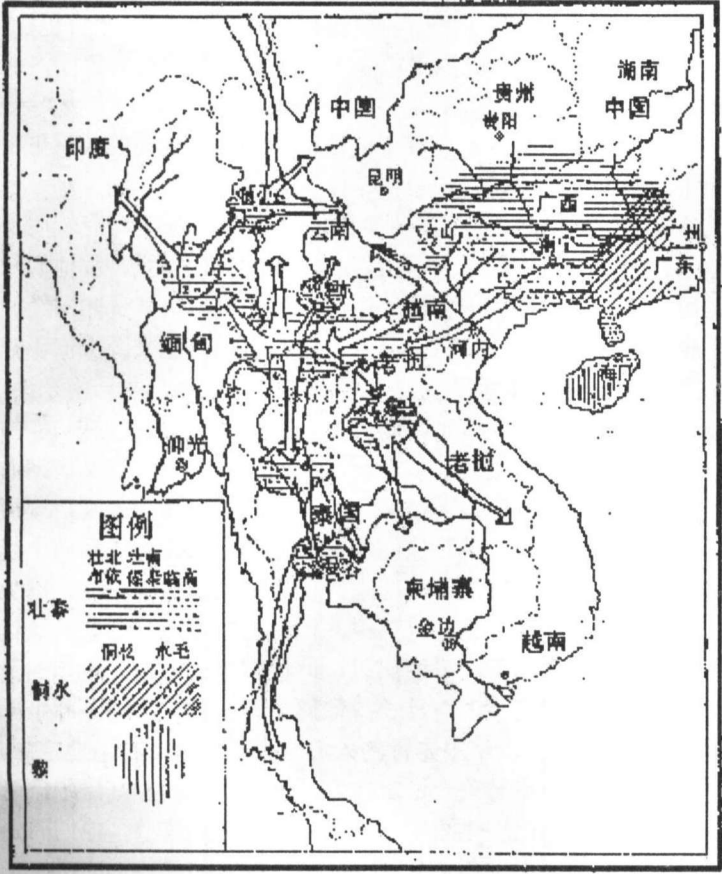
前面说过壮、布依都是广东西部、广西、贵州南部和云南东部这片地区的土著民族。但也有一个内部支系的分布和迁徙的问题需要交代一下。

壮族的自称不下二十种之多，其中有自称为 pou⁴tsu:ŋ⁶或 pou⁴sueŋ⁶的约占三分之一强，主要分布在红水河流域和柳江一带；自称 pu⁴ʔjai⁴、pu⁴ʔjui⁴、pu⁴ʔi⁴的也占三分之一，主要分布在广西西北部和云南省的富宁、广南和丘北等县；自称 pou⁴ma:n²和 pou⁴rau²的人数不甚多，主要分布在广西北部；自称

① “昨天”泰语一般说 muə³wa:n²ni⁴或 muə³wa:n²，muə³是表示时间的词头，wa²昨天，变成 wa:n²是受后面 ni⁴逆同化的缘故。

pu⁴tho³（“土”，汉借词，与“客”对称）的分布在武鸣、平果一带；以上均属北部方言。自称 pu⁴tho³ 或 phu³tho³（“土”，在南部方言念送气声母）的分布在广西邕宁、扶绥以西，直到龙州、宁明、凭祥一带；自称 phu³noŋ² 的分布在广西德保、靖西及云南广南、砚山、马关、麻栗坡一带，tho³、noŋ² 合起来也占三分之一左右；自称 dai² 的只有几万人，分布在云南省文山州的文山、马关一带。此外还有叫 pu⁴ba:n³、pou⁴ja:ŋ¹、pu⁴leŋ¹、thu³thai² 等的。新中国成立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时，经过协商统一称为壮族。但各种不同的自称依然存在，这些自称大致能反映各地语言的一些差异，例如自称 noŋ²、tho³、dai²、thai² 的都属南部方言；自你 tsu:ŋ⁶、jai⁴、ma:n²、to³ 等的都属北部方言。在越南北部自称布依、布土、布岱和高栏的语言跟壮语南部方言基本相同，自称布依的跟壮语北部方言和布依语基本相同。

云南省文山州一带，过去人口比较稀少，当地自称 pu⁴jai⁴、pu⁴ʔi⁴ 的壮族（过去称为沙人）很多都是从广西西北部或贵州西部迁去的，不少人的家谱仍有记载，他们的语言跟广西壮语和贵州布依语很接近。自称 phu³noŋ² 的壮族（过去自称侬人）大都是宋朝时随侬智高逃到那里而在当地定居的，也有些人是后来才搬去的。所以解放后填报民族成分时，不少人还填作隆安族、万承族、侬英族等，他们都是从广西隆安、万承（今大新县）一带搬去的。而文山州自称 dai² 的可能是当地的土著，宋元时称之为“土僚”，时至今日，周围的汉族、壮族、傣族等还称之为“土佬”。他们的自称 dai² 和傣族的自称 tai² 读音很接近，但却彼此都认为不同的民族。其实他们的先民跟傣、泰诸族都来自同一民族集团。傣、泰迁离之前，他们都住在广西西部和云南东部一带，具有共同的民族自称 dai²，在迁到泰、老、掸毗连的地区时，彼此的语言、风俗习惯还是比较一致的。后来他们的单纯古浊音声母 b、d、g 向着不同的方向分化，泰语、老挝语等变成送气的清塞音 ph-、th-、kh-（即现在泰文、老挝文低音组的塞音声母），而傣语却变成不送气的清塞音声母 p-、t-、k-，仍然滞留在文山、马关等地的“土佬语”却保留了浊塞音声母 b、d、g 等，所以他们的民族自称分别变成 thai²“泰”、tai²“傣”和 dai²“土佬”。自称 dai² 的现在归入壮族，语言属壮语南部方言，自成一个土语，称文马土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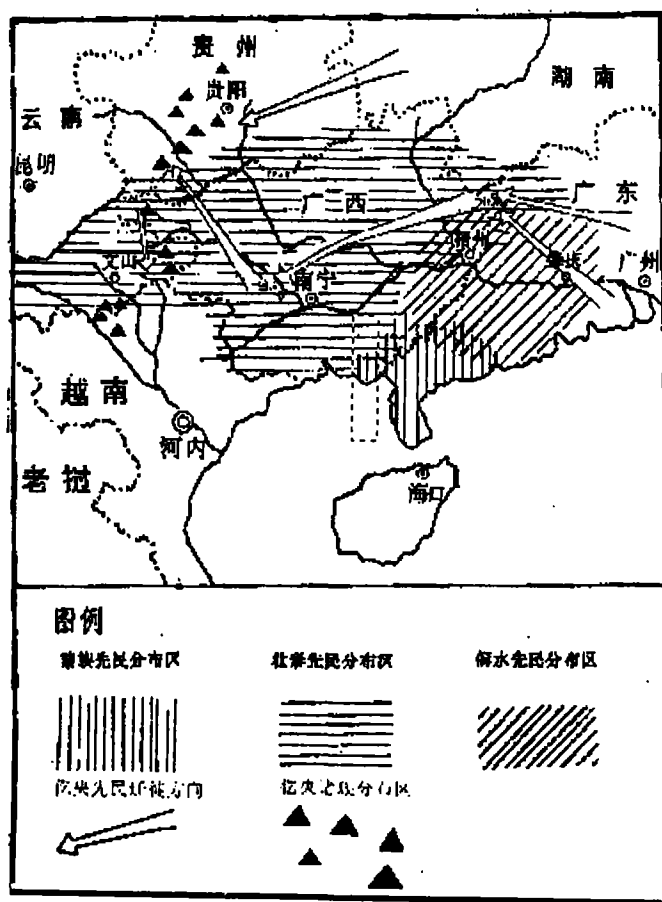
傣、泰、老挝、掸、阿含诸族先民迁徙路线图
和原始居地还要做更深入的研究才能确定。目前只能根据一些零散的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提供一些线索

在四川金沙江流域的一些地方、湖南省西部和贵州省东部等地的壮族、布依族也都是从广西、贵州等地迁去的。徐松石《泰族、壮族、粤族考》第 79 页《僚、壮人的倒移》列举了“李寿纵僚于蜀”、“广西泗城山僚黄豹、黄豸等割据贵州程番府地，而侵入西北邻省”和“唐末五代时楚王马殷由广西管携掠许多壮人、分置湘省和黔省的东部”等事例就足以证明。

布依族主要分布在贵州省境内，他们自称为 pu⁴jai⁴（ʔjui⁴、ʔi⁴、dzai⁴），也有自称 pu⁴ma:n² 和 pu⁴zau² 的，跟广西西部和北部壮人的自称相同，都来自同一民族集团，只是由于行政区域划分不同等原因而分别叫作布依族和壮族。在广西凡自称 pu⁴ʔjai⁴（ʔjui⁴、ʔi⁴、dzai⁴）、pu⁴ma:n²、pu⁴zau² 的都属壮语的北部方言。

（七）仡央诸族先民的迁徙

有关仡央诸族早期的史料比较缺乏，他们的语言跟壮侗诸语言的关系也疏远一些，所以过去有些学者把这些语言定为系属未定的语言，对他们的族源



仡佬族迁徙路线图

他们内部既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包括居住区域、共同的生活习惯、风俗、语言等等，所以都被称之为“越”或“粤”，但他们内部也有相当差异，各有种姓，故以“百”别之。其中的西瓯、骆越各方面的关系更密切一些，因此，由西瓯、骆越派生、繁衍而来的侗台诸族，如壮、布依、傣、老挝、临高、侗、水、毛南、没佬、拉珈、莫、锦、佯黄、标等，其语言的一致性就比较高，他们同源词的声母、韵母有较明显的对应关系，调类也基本一致。而仡佬、拉基、普标、布央等来源于古百越民族的其他支系，故他们与侗台诸族的关系就比较疏远。其中的仡佬，历代学者多说是源于古代的僚人，例如明嘉靖《贵州图经》说：“仡佬，古称僚”。田汝诚《边行纪闻》也说：“仡佬，一口僚”。近人芮逸夫也说仡佬来源于僚。拉基人和羿人大概也同出一源，故其语言比较接近。仡佬人、拉基人分布于贵州省中部、西部和云南东部，广西隆林的仡佬人都说他们的祖先是来自贵州迁来的，故《广西通志》卷二七九云：“仡佬来自黔中。”故仡佬语和拉基语中与侗、水、临高、黎等语言中的同源词，尤其是基本词汇中的同源词不可能是借词而只能是“百越”语言中保存下来的共同成分。普标、布央跟仡佬、拉基等语言之间也有相当差别，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分别来自“百越”的不同支系的缘故。拉基人传说，他们的祖先分两批从北边先后向中越边境一带迁徙，彼此相约先行的人在经过的路上把一些树木砍倒留作标志，让后来的人跟踪前往，以免迷路。先行那些人在路上看见许多芭蕉林，由于他们先前没有见过芭蕉树，他们只知道芭蕉树容易砍伐而不知道芭蕉树生长快的特点。虽然他们在经过的路上砍倒了许多芭蕉树，但他们过去之后，芭蕉树又从残茎的中心长出新芽，不过十天半月又长得跟原来一样高了，而且长得郁郁葱葱，被砍下的茎叶全部干枯收缩了，被风一吹，踪影全无。后来的人找不到标志，没法跟先行的人汇合，只好留在当地定居。所以拉基人的祖先大部分都进入了越南，只有后面那批人在马关一带定居。从这个传说和拉基语跟仡佬语比较接近的情况来看，他们的先民可能是长江以南百越民族集团中的一支，后来诸越离散，他们的先民逐渐向西南迁徙，经贵州进入云南，拉基人大部分还进入越南北部地区。普标人传说他们的祖先是来自广南府普梅大洞迁去的，老人过世后，道士在出殡时念的“开路经”都历数他们祖辈的原住地和后来迁徙时经过或逗留过的村庄名称，这些地名大都在富宁和麻栗坡之间。他们的先人跟布央的先民可能有

供大家参考。

经调查研究后，我们认为仡佬、拉基、普标、布央等语言的音韵结构和语法特点比较一致，跟台语支、侗水语支和黎语支的语言也基本相同，只是安顺仡佬语和隆林县磨基仡佬语有较多的复辅音声母；但仡佬语和拉基语的韵母系统简化较多，塞音韵尾已经消失；磨基仡佬语、拉基语和普标语带前附加音节的词比较多；仡佬语、拉基语、布央语的否定副词都放在谓词及其宾语后面，甚至放在句子的末了儿；这些语言和黎语一样，都有一套彼此大致相同而与其他侗台语言不同的数词；这些语言都有声调，但它们的声调之间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迄今仍无法排出统一的调类次序，与侗、台两语支声调的对应就更乱，可见这些语言的声调是彼此分离后才各自产生、发展的；这些语言内部和在它们与其他侗台语言之间都有相当数量的同源词，主、谓、宾的语序和以名词为核心的修饰词组的词序也都相同，所以仡佬语支应该归属侗台语族。仡佬语支之所以与其他侗台语言较疏远可能是由于它们来源于西瓯、骆越以外的百越诸族。“百越”

本身原来就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民族集团，他们

过比较密切的接触，因为在普标语和布央语中存在着少量它们内部相同而与其他语言不同的语词，它们的语音结构也比较接近。布央人则传说他们的祖先来自广东、广西。目前在贵州西部和广西的一些地方仍保留不少与“央”、“布央”有关的地名，在当地志书中记载的就更多了。例如贵州《兴义府志》卷九记载古代氏寨的地名有：央旺、央卧、央祥、央福、央岔、央胆、者央；册亨一带有：者央、央乐、央梅、上下央兵寨、央左、央猴、央盎、央弄寨；广西《西隆州志》记载的有央牙寨、央白寨、央弄寨、央索寨、央防寨、央达寨、央腊寨等。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当地的布央人都陆续迁离，目前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是布依族或壮族。现在贵州兴仁、兴义等不少地方的布依族传说当地的水田都是古代布央人开垦的，所以每年六月初六他们都要杀鸡备酒去祭“布央田”，以示不忘布央人开垦田地的辛劳，并祈求丰收。又如广西那坡县的壮族大都自称布央，但他们说的却是壮话。可是该县龙合乡仁合村荣电和坡荷乡永安村果直屯共约 300 多人的“土瑶”（或称“大班瑶”）说的却不是瑶语而是与富宁布央语族相近的语言。这种现象是不是由于当地大部分的布央人已经“壮化”，而部分没有“壮化”的布央人却因为他们的语言与壮语不同而被误认是瑶族的缘故？另外，广西南宁市西郊坛洛、富庶一带的部分壮族也因为他们所说的壮话口音与附近壮话不同而被称 $ka:\eta^3?ja:\eta^1$ “讲央话”，当地人也被附近的壮族称为“布央”。联系到布央语中有一些语词与周围的壮语不同，而跟与之没有什么接触来往的侗语、水语、广东怀集县的标语相同，例如：“房屋”壮语和布依语叫 $ya:n^2$ 或 $ja:n^2$ ，而布央语叫 $luok^{55}$ ，与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的拉珈语 $liek^{10}$ 和广东怀集县的标语 $loek^{10}$ 同源；“给”壮语、布依语叫 hau^3 ，而布央语叫 nak^{55} 与毛南语的 $na:k^7$ 同源；“舌头”壮语和布依语叫 lin^4 ，而布央语叫 $?e^{43}me^{44}$ 、普标语叫 mie^{33} ，与侗语、仡佬、水、毛南、等语言的 ma^2 同源的情况来看，布央人（可能还有普标人）的先民是不是源于闽越或南越，首先迁到广东西部和广西东部一带，与当时仍未北迁的侗、水诸族的先民有过较密切的接触来往，后来才逐渐向西北迁移，在邕宁坛洛一带稍作居留，然后沿右江到达广西西部和贵州西南部，最后才到达云南省广南、富宁和广西那坡、靖西等地区的呢？不然，广西南宁市西郊（坛洛、富庶等地原属邕宁县，现在的居民都是壮族）、隆林、那坡和贵州兴义、兴仁、册亨一带怎么会留下数量众多与“布央”有关的地名、民族称谓和传说呢？

五 侗台语族与汉藏语系的关系

在国外，最早把台语、汉语和藏缅语言合在一起构成汉藏语系（或称印支语系）的是马伯乐、吴德克和谢飞等人。在我国，李方桂、罗常培、傅懋勤等人也把侗台语族、苗瑶语族、藏缅语族和汉语合并为汉藏语系，他们都把单音节词根和声调系统等特点作为这几个语族的共同特征。例如李方桂先生说：“这个语族（指侗台语族）与汉语关系密切，也具有与汉语‘平’、‘上’、‘去’、‘入’相似的四个调类。这四个调类又根据声母原来是浊音或清音而各分为两个声调”。罗常培和傅懋勤先生在谈到汉藏语系的时候，归纳了以下几个共同的特征：有声调；大部分的词以单音节的词根为基础；附加成份的作用是有限的；有类别词；词序很重要，词的次序比较固定^[1]。

在国外研究台语的语学者中，葛代和伯尼很早就对汉、台语言的亲属关系表示过怀疑，但真正否定汉语和台语之间存在亲属关系的却是美国语言学家本尼迪克特，他早期也持汉藏语系是由包括藏缅语及卡伦语的西支和包括汉语和台语的东支构成的观点。后来他注意到并研究了卡岱语群（指我国的黎语、仡佬语、布央语、普标语、拉基语等语言）和台语以及印度尼西亚语基本词汇的同源关系之后，于 1944 年发表了题为《台语、卡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东南亚-个新的联盟》。他认为“汉语和台语之间词汇的相似范围是有限的，这种相似不能支持通常认为这两种语言有发生学上的亲属关系的看法。”“汉语和台语都有声调，并且基本上是单音节语言，但是根据这一点，它们也可以和西非或墨西哥类似的语言归为一类。”后来，他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阐发自己的观点，并于 1975 年将主要的文章汇集成《澳泰-语言和文化》一书（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氏的“汉语和台语无发生学关系论”在国外受到语言学界的普遍重视，和之者甚众。1976 年李方桂先生发表了《汉语-台语》（Sino-Tai）一文，用 128 个常见字显示出汉语和泰语之间音韵上的对应关系，非正式地对本尼迪克特的理论进行反驳。80 年代以后，国内语言学也陆续有类似的文章发表，如严学窘先生的《谈汉藏语系同源词和借词》，邢公畹先生的《汉语遇、

蟹、止、效、流五摄的一些字在侗台语里的对应》、《汉语和侗台语里的-m、-p 交替现象》、《论汉语、台语“关系字”的研究》、《台语-am、-ap 韵里的汉语“关系字”研究》、《汉语和侗泰语里-m、-ŋ 交替现象》、张元生《壮汉关系浅谈》、王伟的《壮汉关系词初探》、曹广衡的《壮侗语中和汉语有关的词的初步分析》、董为光的《汉语和侗台语语源联系举例》、曾晓渝的《汉语水语关系词研究》、黄勇的《汉语侗语关系词研究》等文章也肯定了侗台语言和汉语的亲缘关系。

另外，也有少数人的文章部分地或基本同意本氏的观点，但又有所修改补充。例如罗美珍的《试论台语的系属问题》认为台语的根是马来语，梢是汉藏语。倪大白的《中国的壮侗语与南岛语》基本上同意本氏的意见，但他又说：“他的理论的缺陷在于忽视了汉语对这些语言的强大影响和汉、台语言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对壮侗诸语言来说，目前比较科学的提法可以称为 Malaiyo-Sino 语（马来-支那语），Malaiyo 指语系(Family)，而 Sino 指的是体系(system)”。

1990 年法国学者 L·沙加尔在第 23 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上提出《汉语南岛语同源论》(Chinese and Austronesian are genetically Related)一文之后，更确切地说是在邢公畹先生在《民族语文》上连续发表对 L·沙加尔上述文章的三篇述评补正，即：《关于汉语南岛语的发生学问题》（1990 年第三期）、《汉语南岛语声母的对应》（1990 年第四期）、《汉语南岛语声母及韵母辅音的对应》（1990 年第五期），表示他同意沙加尔的观点之后，就像在中国语言学界，尤其是在侗台语言研究的池塘中投下了一块石头，激起一层层涟漪。有些人在犹疑、观望，也有些人表示同意，并正在收集资料，进行研究，试图建立一个包括汉、藏缅、苗瑶、侗台、南亚和南岛诸语言的超语系。但兹事体大，牵涉的范围太广，南亚和南岛诸语言的资料缺乏，真正表态的人还不多。

国内有关少数民族语言介绍的文章、著作，包括我们自己的文章、著作中，经常出现“××语是汉藏语系××语族××语支的一个语言”的话。这种结论不一定是作者自己比较、研究得出来的，而是从祖师爷那里圈来的，当时在国内能看到和掌握的南亚、南岛语言的资料不多，研究也不够全面深入，只好人云亦云。现在重新检查过去的一些理论和观点，提出我们的新见解以就正于同行学者。

我们从越南语、俚语等原属南亚语系的语言和回辉语等原属南岛语系的语言发展情况来看，类型学的特征是比较容易改变的。原来没有声调的语言可以产生声调；原来是以多音节或双音节词为主的语言可以变成以单音节词为主的语言；粘着型的语言可以变成分析型的语言；语序和词序也是可以改变的；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词序和语序就有不少区别。所以光按类型学特征来区分语言的系属是不妥的，应该按发生学的原则来划分语言的系属，对一些没有形态变化的语言来说，研究和确定它们的基本词汇是否同源就成为重要的关键。侗台诸语言的语音结构跟中古汉语比较接近，相互接触和词汇借贷的年代也很早。要在众多的汉语同义词、近义词中寻找语音面貌与侗台语言相同或相近的词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判断这些音义相同或相近的词究竟是同源词或者是借词。在侗台语言和藏缅语言的比较中，也会遇到同样的难题。在这些语言中，语音面貌与词义相同或相近的词可能是它们互相借用的，也可能是它们都从汉语吸收的，或者竟像本尼迪克特所说的那样，有些词还可能是汉语或藏缅语言向古侗台语借用的呢！有些人把侗台语言与汉语词汇之间一些“形似”和有对应规律的词当作是“同源词”，而不考虑这些词是不是最核心的基本词汇，它们之间有没有共同产生和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其实，侗台语言中绝大部分汉语老借词与它所借自的汉语广西平话方言之间接触的时间很长，关系最密切，一般都形成了比较规范的语音对应规律，没有对应规律反倒是奇怪的。

一般来说，不同的民族、人群使用音义相同的一个语词，可能有三种情况：一是彼此同源；二是偶合；三是借贷。同源的大都是有亲缘关系的兄弟语言，包括同一语系、语族、语支的亲属语言，如壮侗语族中的壮语、布依语、傣语、泰语、老挝语、阿洪语、临高语、侗语、仡佬语、水语，和黎语、村话、仡佬、普标等。他们的关系密切，有很多同源词。这些同源词是怎样产生的呢？原来他们的祖先千万年来都共同生息在广西及其周边的地区，由于他们有相同的族裔、共同的自然环境和物产以及共同的生活方式、习惯等原因，他们经常用相同或相近的语音来表达同一事物或概念，于是他们就有了音义相同或相近的词汇。这就是这些族群之间的同源词。同源词除了音义相同或相近之外，还必须有共同的来源。也就是说使用这些语词的人们一般都来自相同的或关系很密切的族群，而且同源词的产生大都是在人们（人群）进化的初期，他们对宇宙万物刚有初步的认识，并试图用语言给这些事物命名，或对其形状、性质和活动进行描写、叙述时，一个新词才会产生，经过交流，彼此认同，不断改进，使之完善，并逐

渐形成、巩固下来的。当然，也有一些词是后来由于某些新事物、新概念的产生而陆续增加的。

我们俩在《民族语文》2004年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汉台语言的数词是否同源说起》的文章，首次正式阐述我们认为汉台语言没有同源关系的主张。文章的结尾说：“汉族和侗台诸族是不同的民族。前者的发祥地是黄河流域，而百越诸族则长期生息、繁衍于长江以南和两广一带。我们从历史的记载或考古成就上都找不到一个汉、台长期共处，共同发展的地理中心来。据考证浙江河姆渡和不久前才出土的杭州跨湖桥遗址都是古越人生息过的地方。河姆渡出土的有造船工地的遗址和干栏房（桩上房屋）的桩穴，还有稻谷的遗存等物，经过同位素碳14测定，约有七千年的历史，跨河桥出土的有比较完整的独木舟及其他器物，年代比前者还久远，大约有八千多年的历史。从当时已有稻作及造船、建筑干栏房等工艺来看，越人离开蒙昧时期已经很远，语言的发展已经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才能组织人们进行造船和建筑等活动。那时候，汉人活动的中心还远在黄河流域，没有到达长江。而我们现在用来做汉台语言比较的语料一般都是壮、傣、侗、水等语言的语词，侗台诸族与汉人的接触更晚一些。在春秋以前，这两个族群之间并没有一个长期共处，共同发展的时期和地理中心，所以它们之间不可能有同源词。”

在人类认识自然环境最基本、最常用的词汇如天、地、日、月、星、山、石、田、土、雷、电、水、火、虫、鱼、鸟、兽、草、木、人、男人、女人、老人、小孩、眼睛、鼻子、嘴巴、手、脚等词中，汉语和侗台语言没有一个是相同的。及至战国时期，楚威王掠取越国浙江以西土地，……江浙一带的百越诸族受楚文化的影响很深（楚王虽然说过：“我蛮夷也，不与中国同”的话，但实际上楚人还是华夏文化杰出的传承者，屈原所作的《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等堪称中华文化的瑰宝）。以至江、浙、闽、赣一带的百越语言后来都被汉语同化了，现在，吴语、越语，甚至连古文献中遗存的越语词也很少。而当时在广西一带的西瓯、骆越却未受影响。汉族军民进入广西虽然始于秦、汉，但侗台诸族与汉族来往比较密切，大量吸收汉语借词是在唐、宋两代，古平话形成之后的事。但这时候侗台语言从汉语里吸收的都是借词，而不可能是“同源词”。

对于侗台语族应该归入哪一个语系的问题，我们主张根据发生学的原则来决定。汉台语言之间既然没有同源词，侗台语言就没有归并汉藏语系的理由和根据。我们认为本尼迪克特提出侗台语言与南岛语言同源的例词也不很多。同时认为南岛语以多音词为主，在对比中只要有一个音节与侗台语言相近就算同源词；前一音节有一个音素根后面音节的任何一个音素拼起来（缩略）跟侗台语言相似的也算同源词，本氏的例证任意性太大，未敢贸然全信。由于我们过去与外国语言学界的交流不多，信息不灵，对南亚、南岛语言资料及其历史知道的太少，研究得不够，所以我们在《侗台语言概论》一书的导言中说：“本书所介绍、研究的主要是本语族内部的一般情况，要构拟的仅仅是侗语支和台语支的原始共同语，至于在本语族形成之前，它们跟那些语言的关系更密切，也就是说侗台语族应该归入哪一个语系的问题，我们打算在本书里解决，待日后收集更多材料，做更深入的研究之后，再另文探讨。”在日前这篇文章中，我们还是未能兑现这个诺言。我们民族研究所最近虽然收集到不少南岛语言的词汇资料，可供同志们进行了。但有关这些民族来源和活动的资料仍然很缺乏，要掌握、消化这些资料也得花相当长的时日。我们已年近八十，垂垂老矣！何时或能否完成这个任务，也成问题了。我们除了以“俟之异日”自慰外，还衷心地希望同行诸君，尤其是年轻学者加入这个研究、探索的行列里来，共同解决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也应该是科研和真理探索的普遍规律吧！

【附记】本文所用国际音标都是国内学者常用的符号，大体一致。这里只作简要说明：音标右上角的小号数字是声调符号，只用一个数字标记的都是侗台语言统一的，相互对应的调类，但同调类字，各地读音的高低并不一定相同；黎语虽然也用一个数字标记声调，但它的声调系统与侗台两个语支并不相同；而用两个或三个数字标记的都是仡央语支的语言，因为它们内部和它们与侗台语言之间的声调的对应关系不明显，还排不出统一的调类来，只好依据五度标调法标记各音节的实际调值。侗台语族诸语言没有元音起头的音节，实际上，以元音起头的音节前面都有一个声母。

参考文献：

- [1] 罗常培,傅懋勳.国内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概况[J].中国语文,1954,(3).
- [2] 毛宗武.广西那坡容屯土瑶语及其系属[J].广西民族研究,1990,(3).

- [3] 李锦芳.布央语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1996.
- [4] 李锦芳,周国炎.仡央语探索[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 [5] 简佑嘉.关于泰人起源的几种观点[J].东南亚,1984,(4).
- [6]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三联书店,1999.
-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 [8] 梁敏.捡骨葬——壮族的主要葬制[J].民族研究,1982,(6).
- [9] 广东博物馆.广东海南岛原始文化遗址[J].考古学报 1960,(2).
- [10] 宋长栋.海南岛地名与民族迁移关涉考[J].贵州民族研究,1985,(1).
- [11] 梁敏.壮侗语族量词的产生和发展[J].民族语文,1983,(3).
- [12] 梁敏.黄道婆究竟向谁学艺[J].民族研究,1990,(3).
- [13] 张均如.标语与壮侗语族语言的比较[J].民族语文,1989,(6).
- [14] 黄氏珠,阮灵.越南对属于不同形成方式的地方集团进行民族识别的一些情况[J].民族译丛,1983,(6).
- [15] 宋蜀华.唐宋时期傣族史上的若干地名研究[J].民族研究,1981,(1).
- [16] 刘稚.克木人源流考[J].东南亚,1984,(3).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Kam-Tai(侗泰) Languages and the Original Dwelling Areas and the Migration of Their Peoples

LIANG Min and ZHANG Jun-ru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Kam-tai(侗泰) language family includes the Zhuang-thai(壮泰), Dong-sui(侗水), Li(黎) and the Geyang(仡央) branches. There are more than twenty languages in this language family. They spread to the areas east from Guangxi(广西), Guangdong(广东), Hainan(海南) of China, west to Assam State of India, and north of Jinsha(金沙) River in Sichuan(四川) province of China, south to the southern parts of Thailand. The total population is about sixty million. In these languages the phonetic structure is similar, the grammar is almost the same. And there are a lot of cognates in their vocabularies. It is no doubt that these languages have close cognate relationship. These people's ancestors used to live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reas of Guangxi(广西) and southeast of Yunnan(云南) and the southern part of Guizhou(贵州), the western part of Guangdong(广东) from the languages, culture and history. Because of wars and looking for the best living places, the people of Li(黎), Thai(泰) and Laos(老挝) etc. moved gradually to Hainan(海南) Island, north of Vietnam, Thailand, Laos(老挝) and the Assam State of India.

Key words: Kam-tai language; origion; relationship